

“天人合一”哲学命题之缘起

张志雄¹, 陈琳²

(1. 中共武汉市委党校, 湖北 武汉 430300; 2.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河南 郑州 451200)

摘要:“天人合一”思想比较复杂, 可以分别从“思维模式”、“哲学命题”这两个维度分别描述这一思想的缘起。“哲学命题”的天人合一缘起于天人合一于“神”。

关键词:天人合一于“神”; 哲学命题的天人合一; 思维模式的天人合一; 神灵形象; 天命观

中图分类号: B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2)06-0039-03

“天人合一”是中国重要传统思想, 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可以从思维模式和哲学命题这两个角度梳理“天人合一”思想的缘起。从思维模式的视角看“天人合一”, 一般的解读是以《易经》阴阳八卦为突破口, 认为它体现了古代整体思维的特性, 是“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源头。也有另一种观点, 把视野拓展到尚无象形文字的远古时期, 以列维·布罗尔所提出的“原逻辑思维”为逻辑起点, 解析了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之缘起^[1]。

从哲学命题的视角看“天人合一”, 对其缘起的看法不一, 认为其缘起于《诗经》、老子、孔子、孟子、董仲舒的都有。笔者认为, “天人合一”哲学命题中“天”是其中核心、基础的概念, 把握“天”最初的内涵, 是解读“天人合一”哲学命题缘起的关键所在。而“天”最初的基本内涵应是“神”之天, 这里的“神”是指具有人格意志的天神, 也就是自然界中的崇拜物以及祖先神; “人”是指全体存在的人; “人”虽然被神灵控制着, 人对神怀有敬畏之心, 但是古人在想象神人正关注自己, 在保佑祈福的人, 这里的“关注”和“保佑”正体现了当时“合一”的内涵; 这里“天”的地位比“人”高, “天”和“人”被人为分开, 分属于两个世界, 所以天人合一于“神”是“分”中的“合一”。

一、神人以和

“人之初, 天下通, 人上通; 旦上天, 夕上天。天与人, 旦有语, 夕有语”^[2]。在人类文明之初, 人与天是相通的。天即是神之天, “天人合一”是通过“神人以和”得以表现。

由于受到认识水平的局限, 远古时代的人无法解释和控制各种自然现象, 所以就在幻想中以自己的形象或自然界中的形象为基础创造出各种神灵, 并赋予这些神灵支配控制自然的能力。在颛顼以前的远古时代, 人的生存条件都很差, 都希望而且能够在巫覡的帮助下与上天的神进行交通, 并祈求得到神灵的保佑, 在这样的背景下, 远古社会逐步发展到“夫人(人人)作享, 家有巫史”的状态。

在原始社会, 每个社会成员都认定自己和某一图腾有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 并且对这些图腾加以个人崇拜; 在图腾崇拜的风气开始衰落后, 又出现对氏族及部落的共同祖先的崇拜^[3]。

在原始宗教崇拜活动中, 由中国古人所想象创造的种种神灵形象往往具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些神灵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 先秦时期的古籍一般以“神人以和”(《尚书·舜典》)来描述; 当时, “天人合一”思想是以“神人以和”姿态出现的, “神人以和”则是通过祖先神的特点表现出来的。

首先, 祖先神的形象多是以半人半兽的面目出现的, 要么是人面加以兽身, 或者是兽面加以人身。例如伏羲是“人之首, 蛇之身”, 女娲是“人之面, 蛇之身”, 神农是“人之身, 牛之首”, 黄帝是“日之角, 龙之颜”。这些半人半兽的形象的前身其实是人类自身的形象辅之以所崇拜的自然物的形象, 这些形象是二者的拼版。其次, 祖先神普遍具有人性之善。伏羲结绳织网, 田野捕猎, 河中捕鱼; 女娲以黄土来造人, 炼山石来补天; 神农首创五谷, 授人耕稼之道; 黄帝是人文之始祖, 神通而广大。再次, 祖先神和人类具有相近的血缘关系。传说伏羲与女娲之间是兄妹关系, 神农与黄

收稿日期: 2012-07-28

作者简介: 张志雄(1976-), 男, 湖北黄陂人, 哲学硕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哲学。

帝之间是兄弟关系。

从中不难推测,此时,神与人之间是愉快的亲密和谐的关系。

二、天王合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制度逐渐衰落了,奴隶制度慢慢建立起来,原始的“神人以和”、“神人交通”的愉快和谐之情形发生了改变,逐步发展到了“天王合一”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绝地天通”产生了很大的作用。“神人以和”中的“人”之外延已不再是全体意义的普通人,“人”的外延逐步演变成为“奴隶主贵族”;“合一”的内涵不再仅仅指普通人和神之间的愉快交流,而是更强调统治者与“上帝神”之间独有的亲密无间的关系。

在原始宗教时期,全体氏族部落个体与神灵之间产生交流的机会和权利是一样的、平等的。由于神权是整个部落集体所共有的,所以,任何一个个体成员都可以在当地巫师的协助下与自己信奉的神灵进行沟通,以消除灾祸、求得保佑幸福之目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出现了,贫富也就开始分化,氏族制度的影响逐渐变小,甚至慢慢衰落;由于所有的普通家族以及家族成员都希望通过求神祈福获得额外的或更多的财富,所以演变到“夫人(人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情形。当地贵族享有特权,无法容忍这一现状,所以就要求天上的所有的神灵要与地上的统治情形相匹配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帝神”的观念也就自然地出现了,其目的是不愿意放弃特权的贵族要求垄断与神灵相通的特权。这样看来,颛顼所实行“绝地天通”,表面目的是恢复众神灵的威严,返回到“人神不杂”的局面,本质上却是要垄断天、地、神以及人之间的交流,根本目的是想垄断神权。

“天王合一”就是天上的“上帝神”与地上君王的地位相一致,相吻合,实现“合一”,这说明不但神权被垄断,而且王权也逐步形成并不断加强了。在奴隶社会,统治者提出“天命神权之观点”,对被统治者宣称他们的权力是由上帝所赋予的,他们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代言人,他们是“下帝”或者“王帝”,附有“天之元子”之神性,从而独享“步于上帝”(《尚书大传》)的特权。由此看来,占有“通天”手段的地上君王才能与天沟通往来,通天通神的方法是王权象征。“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反映的就是当时的“天王合一”的观念和形态。意思是说,尧是中介,能够沟通天人,而且是唯一的。正如古籍所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董仲舒在这段话中指出了古代“天王合一”的思想观念。

三、天人合一

总的看来,中国“天人合一”思想中“天”有三大基本内涵,一大内涵是具有附有人格意志的“神”;二大内涵是“礼”(后来出现的“义理”之天的说法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步演变而成的)以及“道”(本质、规律的统称);三大内涵是世界万物。作为哲学命题的“天人合一”的内涵是随着“天”的意义的变化而逐步发展成熟的。

第一,具有附有人格意志的“神”与人的“合一”重在说明“神”与“人”交流相通,人能够拥有神灵的保佑和庇护。

第二,“礼”以及“道”与“人”的“合一”。“礼”之“天”与“人”的“合一”是要用封建之“礼”来规范整个人类社会,是针对社会现实中所有的普通人而言的;“道”之“天”与“人”的“合一”是把天、地、人整个世界都纳入视野来考虑,视野更宽了,“天人合一”演变成“天道”与“人道”的合一。

第三,“物”和“人”的“合一”。“物”之“天”和“人”的“合一”指的是:随着人的认知水平的提升,人开始怀疑那些以前保佑自己的神灵了,不再相信它们的作用,“人”也就不再被万物背后本来就不存在的神灵控制了,人对自然万物以及世界有了更加科学的理解。因此,这个时期的“人”和自然万物之间的地位是平起平坐的,“人”也是万物中的一物。正如栢树对匠石所说:“若与予,皆物也。”这里就明确地指出人与树都是天地间自然万物中一物而已,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四、天人合一哲学命题之缘起

第一,天人合一哲学命题之缘起的相关争论。人们一般从殷商之际的《周易》中天、地、人“三才”理论出发,推断出《周易》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源头。在“绝地天通”盛行的商代,祭祀祖先神、上帝神、上帝的权力都被商王所掌控,享有特权的商王依据自己愿望祈求神和商王室贵族发生联系;而神与民众是互不来往的,也难以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周代神权思想发生了变化,“绝地天通”的局面被打破了,所谓“祭祀以为人也”。就是说:广大的民众是神之主,天神和上帝都要听取民众的心愿和想法;神是为民众服务的。所以周公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

年引《泰誓》)《周易》源于殷周之际,而具有人格意志的天神、自然界中的崇拜物、祖先神、“上帝神”是在周代“绝地通”的局面被打破之前出现的,比《周易》出现的时间早。有文章以《诗经·大雅·烝民》里的一句话(“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这句话含有人的德行来自于天赋的意思)为理论依据,认定这一思想源起于西周的《诗经》^[4]。有比较多的文章认同了这一说法。

第二,确立“天”的缘起与早期发展是关键。从思维模式维度看,天人合一最初是以原逻辑思维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的。原逻辑思维发其端绪,经过逻辑思维的洗礼之后,原逻辑思维和逻辑思维相互融会,发展成天人合一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隐含在天人合一哲学命题之内,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了中国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作为哲学命题的天人合一发端于“天人合一于神”,分化于两周、春秋时期;经过天人合一于“神”、“仁”和“道”、“物”三个“有神”、“反神”、“无神”阶段的发展,其原始基本内涵清晰地出现并且凝固于这一思想的核心部位,而其思想的缘起与早期发展也就水落石出了。这也印证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一句话:“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5]

这样看来,在研究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时候,既没有必要把这一思想复杂化,只要确立“天”的缘起与早期发展,抓住其基本内涵,锁定典型人物,再来看各家各派的天人合一思想,就会一目了然。也不能简单地把这一思想归功于一、二个人物或者一、二本文献。天人合一思想存在时间跨度很大,它的思想不是一下子提出来的,也不是一个人、一份文献能决定下来的;它是在各方面的合力作用下慢慢积淀而成的。有一些争论天人合一思想“源头”的文章,把“源头”的帽子随便扣,这种做法难以避免草率之弊端。

笔者认为:从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内涵和逻辑发展上看,《周易》、《诗经》是不足以揭示这一思想的源头的,它们既不是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源头,也不是哲学命题的天人合一的缘起。例如,文字是日常所用的东西,它对人的思维有其特定的影响,《从象形文字透视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形成》(2006年)一文说明了象形文字对这一思维模式的形成有影响,而象形文字五千多年前就出现了,比《周易》要早二千年左右。

总之,在先秦,古人对“天”理解逐渐加深,其内涵也大致形成。据古籍记载,甲骨文中“天”在人类早期是用“帝”来表达的;其中体现了人对自然之崇拜,也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因素存在。随后,“天”的意义逐渐演变成成为具有人格意志的天神、祖先神、自然界中的崇拜物等等^[6]。后来的仁学从人自身的角度,扩展了“天”的意义,“天”之中也就具有“礼”的影子;道学从自然的视角进一步摧垮了原始天命观的权威,进一步扩充了“天”之内涵。“天人合一”哲学命题最初是通过古人对神的崇拜、敬畏表现出来的,这一命题缘起于天人合一于“神”,其他内涵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渐丰富而得到发展。

参考文献:

- [1]张志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缘起[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2(3):287-289.
- [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3.
- [3]肖蓬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2.
- [4]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1985(1).
- [5]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4.
- [6]肖蓬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发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79-81.

New Idea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Tian Ren He Yi”

Zhang Zhixiong¹, Chen Lin²

(1. Wuhan Municip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uhan 430300, China;

2. Zhengzhou Chengg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ngzhou 451200, China)

Abstract: The view of “Tian Ren He Yi” is complicated, we can explain “Tian Ren He Yi” in two perspectives: “Tian Ren He Yi” as a thought pattern; “Tian Ren He Yi” as a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the formation of which has a early sourc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origin of “Tian Ren He Yi” as a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is hesis of “Tian Ren He Yi” on “God”.

Key words: “Tian Ren He Yi” on God; “Tian Ren He Yi” as a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Tian Ren He Yi” as a thought pattern; images of gods; fatality view